



小说创作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戏创作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小戏创作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0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4}$ 插页2

1975年9月北京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298

定价0.38元

目 次

学习革命样板戏，搞好小戏创作

——越剧《半篮花生》的创作体会

.....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1)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方 进(12)

附：越剧《半篮花生》

努力学习样板戏，热情歌颂新人物

.....株洲市文艺工作团创作组(43)

商品交换中两种思想的斗争

——从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谈起

.....胡 容(56)

附：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

创作《主课》的点滴体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课》创作组(87)

略谈《主课》中韦春松形象的塑造

.....丘振声(96)

附：独幕话剧《主课》

创作《雷雨之前》的一点体会

.....高红(139)

熟悉生活，写好小戏

——从《雷雨之前》谈起.....谷岳(147)

附：独幕话剧《雷雨之前》

学习革命样板戏，搞好小戏创作

——越剧《半篮花生》的创作体会

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

革命现代越剧《半篮花生》，是表现贫下中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一个小戏。它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实行领导、群众、专业创作人员“三结合”所产生的。一九七〇年九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涌现了许多学哲学的先进单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杭州标准件厂工人业余文宣队编演了小话剧《山村开遍哲学花》，本省越剧、婺剧等剧种都进行了移植和改编，形成《半篮花生》戏曲本。四年来，进行了数十次修改，特别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下，进行了重大修改，使作品的思想艺术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过程，是不断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不断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不断学习工农兵，改造我们自己世界观和创

作思想的过程。

下面，就《半篮花生》的创作实践，谈一点初步体会。

小戏创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 为纲，反映时代的重大主题

伟大的时代产生重大的题材和主题；只有通过重大的题材和主题，才能反映伟大的时代。选择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题材，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空前广泛地普及，工农兵成为哲学的主人。通过艺术作品来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表现亿万群众掌握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人变聪明心更红”，以哲学为武器斗敌斗私、战天斗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是时代赋予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但是，无产阶级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资产阶级必然要否定和反对它。他们在反对工农兵学哲学的同时，也反对将这一题材搬上舞台，胡说什么“这只能将学哲学庸俗化”，“在感情上不好接受”。《半篮花生》在选择题材上所经历的两条路线

斗争表明：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在文艺领域实行专政的重大政治问题。

当然，有了题材还不等于有了鲜明的主题思想。《半篮花生》最初写了一个贫农社员家庭运用哲学思想，解决“地脚”花生归公还是归私的一场思想冲突。没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表现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也就没有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劳动人民进行三大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这一思想。嗣后，我们在进一步深入生活中，了解到贫下中农许多以哲学为武器进行阶级斗争的生动事例，对戏剧矛盾作了新的构思，增加了幕后人物——富裕农民王有财埋下花生当“地脚”这一条矛盾线索，试图表现以哲学武器来解决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但是，这样来概括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也还不够典型。后来根据领导同志的提示，我们把王有财从富裕农民改为摘帽地主。通过这一重大改动，剧中反映的阶级关系清楚了，同时，把劳动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就使“半篮花生”这一特殊的戏剧冲突，包含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普遍性。这样，就可能以半篮花生之“小”，见阶级斗争之“大”，矛盾冲突就比较典型化了。同时，为了给英雄人物提供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我们把《半篮花生》的时代背景放在一九七二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写了以晓华爹为代表的工农群众，努

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反对工农群众掌握哲学武器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为晓华爹安排了“人要聪明靠实践”的唱段，批判林彪反动的“天才论”和恶毒污蔑劳动人民的无耻谰言。在“胜利中莫把斗争忘”和“斗则向前”等唱段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表明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成为工农兵进行三大革命斗争的尖锐武器。《半篮花生》的主题思想就进一步深化了。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小戏不能因为篇幅小而只去反映生活琐事。从纤芥琐事中“就事论事”或“无限上纲”，都不能表现重大的主题。小戏由于篇幅短小，选择事件可以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但必须同重大的政治斗争有着有机的联系，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样才能做到“以小见大”，否则，就会掉进反“题材决定”论或“无冲突论”的泥潭。“以小见大”就是透过生活现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通过一个侧面，反映整体，反映重大主题。这就要求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对生活现象进行集中概括，“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小戏创作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把作品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搞对头

革命样板戏经验指出：作品的主题思想，主要通过塑

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体现。《半篮花生》是一个表现贫下中农学哲学、用哲学的戏，这就要求作品塑造出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武装起来，掌握着一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但是，由于我们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在过去的演出本中，剧中人物拿出了《矛盾论》，只提矛盾的普遍性，没有提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违背了《矛盾论》的原意，因而就不可能塑造好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主题思想就不能准确表达。

这一严重错误，经领导同志指出后，我们重新学习了《矛盾论》，并邀请勤俭大队等工农兵学哲学先进单位的同志进行讨论座谈，认识到：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以大量篇幅着重讲了矛盾的特殊性，深刻地论证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要改好《半篮花生》，就要使主要英雄人物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揭示半篮花生这场斗争的实质，这就要从分析剧中的特殊矛盾出发，达到对阶级斗争这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矛盾普遍性的认识，将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辩证关系，自然而生动地在情节和人物中展示出来。

根据这一认识，修改后的本子，当晓华娘提到矛盾的普遍性时，晓华爹就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教育她：“我们

不但要懂得矛盾的普遍性，还要着重弄清矛盾的特殊性。”表明要从两者的联系上去认识事物。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事物作具体分析。我们安排晓华爹在发现半篮花生时有一个静场唱段：“为什么‘地脚’会有这么多？为什么蛮好的花生丢田间？为什么小宝前来约晓华？为什么村里又有流言传？”四个问号，表明晓华爹的革命警惕是建立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基础上。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我们安排晓华爹“正确的结论才出来”这一唱段来加以表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为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我们设计了晓华爹同东升一个回合的冲突，安排了这样的台词：“矛盾各有特殊性，不同的性质要分清，王有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心不死；你妈她是阶级亲人，一时没有擦亮眼睛。”表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意义。总之，晓华爹从一上场拾到一串花生，听到“丰收以后无矛盾”的流言，到提出“丰收不忘抓大事”，进而到具体分析半篮花生的特殊矛盾，认识其特殊的本质——王有财利用“地脚”挖墙脚，最后到晓华爹一家提高了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通过这些描写来体现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再到一般……这样一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新改本在情节发展的最后为晓华爹增加了一段“点题”的台词：“只有看清象王有财利用‘地脚’挖墙脚这

样一个个特殊矛盾，才能看到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矛盾的普遍性就在矛盾的特殊性里头。”以表明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对于阶级斗争实践的重大意义，表明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认识路线正确了，才能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深深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正确表现革命的主题，塑造好英雄人物，首要的是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其严肃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小戏创作要以革命样板戏为 榜样，全力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革命样板戏所总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必由之路。“三突出”原则的核心是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半篮花生》最初写了工、农、兵三个方面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主要”，就没有主要。我们对人物作了重新安排，力图集中描写贫农英雄形象晓华爹，为他增加了一些新的唱段和台词。但仅仅让英雄人

物“多说多唱”，也还不能达到“突出”的目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反复研究，发现问题在于戏剧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晓华娘身上。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首先，我们力图以主要人物晓华爹为中心，组织和结构多方面的矛盾关系。原来晓华爹与晓华娘的矛盾不够鲜明。修改时，我们进一步展开了他们之间认识路线上的矛盾。原来晓华爹与东升没有什么矛盾，修改时以晓华爹观察问题的全面性与东升的片面性构成一对矛盾。原来晓华爹同王有财的矛盾不够贯穿，修改时让晓华爹发现田间的“地脚”，村里的流言，家中的花生，将蛛丝马迹联系起来调查分析，直到揭示出这场阶级斗争的实质，就使这对矛盾基本贯穿起来。改本初步为晓华爹确定了这三条矛盾线索，但由于我们对原本结构的突破还不够，因而还没有完全达到使晓华爹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这一目的。

其次，我们力图突出矛盾主线。《半篮花生》中的矛盾主线是晓华爹与晓华娘的矛盾。起初，我们对此不够明确，又受到“无冲突论”的影响，不敢大胆展开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改本安排了晓华爹同晓华娘在认识上的一系列冲突：丰收以后有没有矛盾？“亲亲热热一家人”中有没有矛盾？半篮花生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层层展开思想交锋，直至激化到晓华娘将半篮花

生掷于晓华爹面前，使戏剧冲突达到高潮。在这里，我们还重新为晓华爹设计了核心唱段“斗则向前”，以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历史上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总结了掌握斗争哲学的重大意义，使晓华娘幡然猛醒。实践证明：在处理其他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水涨船高”，不要“水落石出”。越是将两种思想的冲突表现得鲜明，对刻画英雄人物越有好处。问题在于展开矛盾冲突要把握矛盾的性质，掌握人物的基调。

突出主要矛盾并不是可以忽略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为主要矛盾铺垫，烘托主要英雄人物。如晓华爹与晓华娘初步交锋以后，东升和晓华娘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思想片面，对晓华捡来的半篮花生发生争执。我们在修改中，使这一冲突进一步激化：东升批评妹妹，母亲维护女儿，晓华爹调查回来以后更深地卷入矛盾冲突中，批评了两者的片面性，从而就进一步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第三，我们力图突出主要的矛盾方面，使主要英雄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处于主导地位，增强他的主动斗争精神。原本晓华娘往往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她首先学习《矛盾论》，提出一个问题，晓华爹回答一个问题，这样主要英雄人物就显得被动。修改中，我们安排晓华爹上场就开门见山拿出一串花生，提出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的矛盾苗头，首先学习《矛盾论》，揭开戏剧矛盾。他在广播中代表党

支部号召对“丰收以后有没有矛盾”的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晓华娘在晓华爹的带动下，进行学习。接下来，晓华爹又主动向晓华娘提出“晚上政治夜校学哲学，要讨论丰收以后的矛盾，你也去讲讲。”由此引出晓华爹发现半篮花生，步步展开他们间的思想冲突，直到晓华爹主动提出开家庭会，层层揭开半篮花生的矛盾实质。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晓华爹的被动局面。

经过这些努力，主要英雄人物晓华爹的形象进一步突出了，但由于我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不够，对领导同志的指示领会得还不深，剧本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晓华爹还是言论多而行动少，戏剧矛盾的中心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晓华爹身上，台上几组人物关系中矛盾的对立面仍然没有离开晓华娘，因此还是她显得活跃。此外，对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重要问题，通过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融会贯通起来还显得不够。

越剧《半篮花生》仅仅是越剧革命的初步成果。对于越剧革命，中央领导同志作过多次重要指示。通过移植革命样板戏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促进对越剧艺术的根本改造，是我省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在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上，对《半篮花生》继续加工修改，并在提高剧本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越剧改革的

实验,使之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浙江日报》）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

方 进

近几年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小戏(包括话剧、各种地方戏曲在内)的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目,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工农兵在各条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展示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许多小戏所不能比拟,就是从艺术质量和作品数量上来看,也大大超出了过去的水平。

现已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开始上映的越剧《半篮花生》,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半篮花生》以小戏的有限篇幅,生动地反映了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